

集部

東坡全集卷四十九

宋 蘇軾 撰

策問二十三首

私試策問八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

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艱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絶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

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

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寛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為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為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

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為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為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樂為之故其民事脩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為之雖布衣之賢

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為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為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為職官令録仕而達者自縣宰為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為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録與郡守四者為國家

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録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葢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世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於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

有令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為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内引百郡以為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為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内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

用東北之人糴糧用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為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以為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為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耶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玉為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為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祭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

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為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與人接也故使尸嘏主人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

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顧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問易之為書要以不可為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為之辭葢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為仁或為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為賛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從横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為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辭約竊嘗深觀之孔

子蓋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之為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為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為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為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為賞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為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令使無功之人名之以其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其惡而誅之則天下不

知其所從而上亦將眊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況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必將有以處此也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為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為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為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為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為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為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為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狥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

人久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為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令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況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為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説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荼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為不

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為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為齊民盡罷天下之惰吏以為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為農桑其為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邺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国學秋試策問二首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信其

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嘗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

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曾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以

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

制將以遠迹三代而魯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題三首

問傳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歷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

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採擇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

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强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問國家及閒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既命丞弼之臣

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歳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攜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令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歳屢決

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壞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省試策問三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為而天助之

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
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
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賔興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
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脩身而天下服者
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
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
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見而不録不才者
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

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為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為賢歟將自謂不如為賢歟漢文之所以為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

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為疑士大夫不以為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黄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為薄已令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衮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

故建中之政幾同貞觀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衮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静上亦虚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為樂無病而自灸則

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
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
列三百州為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
民去為商賈度為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
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
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
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
怨令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

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卹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於篇

省試宗室策問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至兩漢閒若歆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

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有九人焉嗚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恩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年矣罷朝請而走郡縣釋膏粱而治簿書者固不為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謙畏慎默而不自獻歟將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歟其悉著于篇以俟採擇

策問三首

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山西國家承平有年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尚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試之法未得其要各以所習之經聞于師者著于篇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官不

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闗不譏也戸口盈縮無復賞罰
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為農桑之政計戸口
而為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為毋益有擾有司惑焉當
何施而可
古者禮刑相為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
臯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
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
令有失於本矣而况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

俗而忘返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為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私試策問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

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
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没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
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
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
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
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釋畎畝之安輕千

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為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忌己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邊庭未叙兵不得解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

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東坡全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儲曾英

東坡全集卷五十

宋　蘇軾　撰

南省說書十道

左傳三道

問供養三德為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

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為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

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為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為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盖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盖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

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蹠莫而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

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濶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絶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令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與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丘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亾而授

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
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
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
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
於已没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
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徳曰改過
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
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

對

穀梁四首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公羊猶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

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況包人民驅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驅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汶陽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月而幸其猶朝於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

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

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辯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

謹對

問雩月何以為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無告故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為傳者不達乎此而為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

之為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為非讓也嗚呼為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為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為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

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為例謹對

公羊三道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

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

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

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

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

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絶而定公又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嗚呼昭公絶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謹對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

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䘏私稼也民先其公而上䘏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也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畆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畆者何履畆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擇其善畆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畆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

為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税畝之書故何休之説愚不信也謹對

邇英進讀八首

漢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軾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

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臣主之法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為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覈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為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揚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為社稷之

衛哉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

不容也

唐太宗夢虞世南

軾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則盡其用歿則思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才大略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巳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而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於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軾觀唐文宗覽貞觀事而思魏鄭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凌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訓注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歎巳至於與魏謩之極諫顧處於無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禄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

者惟王章朱雲二人而已而雲廢則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㫖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禄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顔真卿守平原以抗禄山

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

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内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内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顔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内輕外之弊可以為鑒

東坡全集卷五十

東坡全集卷五十一

宋 蘇軾 撰

奏議四首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

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教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

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宫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歴之際何異故臣以為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

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彌封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

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人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

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

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托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

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

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老莊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勵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

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勑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諫買浙燈狀

熈寧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

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踈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天下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以盡數拘收禁止私買

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宫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户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

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
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
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
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
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
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與可不
畏與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
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

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竊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遊觀花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

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喜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徳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

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跡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此奏聞伏候勑

下

上皇帝書

熈寧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輙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絶無而僅

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戎狄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宅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

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顧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

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茍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心雖能驟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

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狥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

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説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説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

廩禄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歳之人皆忠厚今歳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令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

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以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

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者若泥

中之關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

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

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廹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寛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檢責漏田時張説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户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覩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税寛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

下至今以爲謗曽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静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

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茍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學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録用若官

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

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揺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壊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户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

在房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

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户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税之外别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税取大歴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税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税既兼之矣今兩税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税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

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

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恱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葢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絶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

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
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
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
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
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
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
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
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户必皆孤貧

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專斂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户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

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
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
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
在陜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
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
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縁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
縁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
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

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

吏簿書廪禄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責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税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

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
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顧結人心者此之
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
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
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
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不
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

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有簒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収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龎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

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强陽根本已空僵仆無

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黄覇循吏也曰治道去太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以道德寛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

其聲藹然天下相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寛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逺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

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難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

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黄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侯果以為言以黄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㫖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竒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鋭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

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成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

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

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貪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逈臨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句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

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

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

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無禮

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令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

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患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羮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

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袵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縁得以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歴詆新政苟無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閲習鼔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

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哉臣天賜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

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鋭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

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説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録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吝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别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惷不識忌諱廼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雖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與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

固不自揃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顧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凡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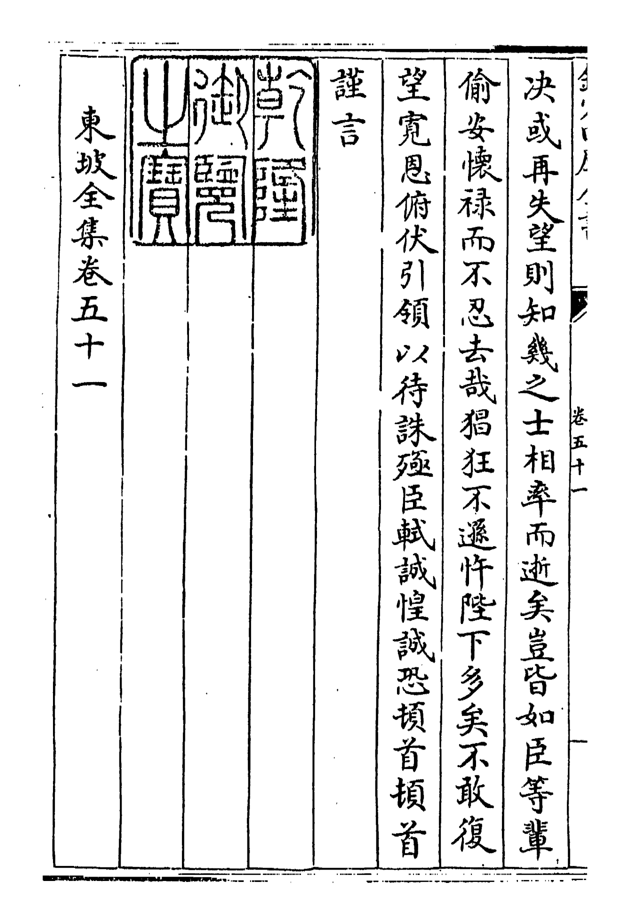
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廹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

有同降黜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牓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

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楚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

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茍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户後必難收而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使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

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從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凉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



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禄而不忍去哉狷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寛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東坡全集卷五十一